

发现妻子红杏出墙 千万富翁惨遭谋杀

身家千万的富翁一夜之间突然失踪，是生意失败而外出躲债，还是被人谋杀？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，一个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嫌疑人浮出水面……

今年1月18日，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，成都青羊区警方成功破获此案。19日，该案专案组成员、青羊区公安分局金沙派出所副所长孔文，向本报独家披露了该案侦破的始末。

“与友外出”丈夫失踪

“警官，我爸爸失踪了！”去年11月27日晚8点，两名女子匆匆地走进金沙派出所，报警的少女名叫杨丽(化名)，同行的中年妇女是其继母朱小兰。据朱小兰讲，当月24日凌晨1点左右，她和丈夫杨勇(化名)打牌归来，驾车行至金阳路时，与丈夫一朋友相遇，随后，两人以谈事为由双双驾车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她给丈夫打了几次电话，但一直没人接听。半小时后，电话已经关机。虽然心里十分疑惑，但朱小兰并未多想。两天过去了，杨勇音信全无，似乎突然从人间蒸发了。经过四处打听，杨勇的朋友均称这两天没见到过其本人，纷纷猜测杨勇可能出事了。无奈之下，家人即对朱小兰进行详细询问。

妻子话中露出疑点

据朱小兰讲，丈夫杨勇是做工程的。民警推测，由于杨勇身家上千万，不排除有被谋杀财命的可能。随后，民警立即对朱小兰进行详细询问。民警发现，朱小兰根本就

说不清楚杨勇失踪当晚与其一道离开的朋友的身份，只是称从没见过对方，至于对方的车型、车牌号甚至汽车颜色全都答不上来。甚至连事发时间也前后不一，一会称丈夫是23日凌晨失踪，一会又称是24日凌晨失踪。至于最后打电话给丈夫的时间，她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：凌晨1点24分。

女儿反映继母可疑

民警发现，与满脸焦急的女儿杨丽相比，其继母朱小兰显得十分从容，丝毫不见焦灼之色，加之其前后话语出入较大。在离开派出所之前，民警特意将杨丽叫到一旁，吩咐她暗中留意朱小兰是否有反常之处。

回家途中，朱小兰突然向杨丽打听杨勇的股票交易密码，称杨勇在离开时曾叫她密切留意股市变化，一旦股市下滑，及时将家里的股票抛售。杨勇生死未卜，作为妻子的朱小兰不急于去寻找，却将注意力放在财产上，这让杨丽提高了警觉。经过暗中观察，杨丽发现朱小兰除了大肆变卖家中的金银首饰、打着杨勇的旗



红杏出墙杀死丈夫

号四处讨债外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一如既往地在外豪赌。27日，根据杨丽反映的情况，警方判断杨勇被害的可能性较大，并立即成立专案组。

妻子出墙短信泄密

经过调查，民警发现朱小兰有一个情人，名叫李四祥，外号“老七”。两人于几个月前就在大石西路附近某小区租房同居，杨勇失踪后，两人更是出双入对，俨然一对情侣。去年8月，李四祥曾秘密潜入杨家，对知晓此事的保姆进行威胁。同时，朱小兰和杨

勇均为再婚，2003年结婚后，育有一女，还不到4岁。由于朱小兰沉迷赌博，平日夫妻间争吵不断，几年来，杨勇为妻子还了上百万元的赌债。特别是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后，杨勇一度怒不可遏，并多次对妻子拳脚相加。去年，两人离婚，但一个月后又复婚。

通过技侦手段，专案组发现，在杨勇失踪的当晚，朱小兰和李四祥之间曾有过密切的短信联系。其中，部分短信内容十分可疑：“事情搞定没有？”“找个隐秘的地方见面。”等。

警方出击嫌犯落网

种种迹象表明，朱小兰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专案组立即对其进行了秘密布控。

今年1月初，专案组对李四祥的住所进行了摸排，发现其身边随时都有两名马仔同行，专案组据此判断，两名马仔很可能就是李四祥的同伙。1月18日，警方接到杨丽的电话，称朱小兰四处套现成功，已收拾好家中细软，有离家出走的迹象。专案组成员立即前往李四祥的出租房，将其马仔王某挡获。随后，在杨勇位于金沙车站附近的家中，民警将朱小兰和李四祥双双挡获，另外一名马仔冯某成为漏网之鱼。

出墙妻子谋杀丈夫

据李四祥交代，他与朱小兰相识于牌局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迅速坠入爱河。其间，朱小兰多次找到李四祥哭诉，称自从两人苟且之事败露后，自己饱受丈夫的虐待。去年11月，朱小兰沉迷赌博，平日夫妻间争吵不断，几年来，杨勇为妻子还了上百万元的赌债。特别是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后，杨勇一度怒不可遏，并多次对妻子拳脚相加。去年，两人离婚，但一个月后又复婚。

去年11月24日，得知当晚杨勇会在西门某茶楼打牌后，朱小兰立即作了布置。凌晨1点左右，朱小兰向李四祥发去短信：“我们结束了，你们快准备！”随后，李四祥立即带着两名马仔驱车前往附近设伏。在金阳路口，3人将杨勇的汽车逼停后，强行将其架出，带往新津一

偏僻处，3人联手将杨勇活活勒死。

随后，3人将汽车朝雅安方向开去，途中，买了一桶洗涤剂，在倒掉洗涤剂后，用空桶从加油站打来汽油，打算用于焚尸。凌晨4点左右，3人在洪雅县一偏僻山沟里将杨勇的尸体焚毁。

父亲和女儿心碎了

3月19日下午2点，记者在杨勇生前居住的小区门口见到了他的家人。

杨丽说，今年1月19日，她随民警一起赶到洪雅县，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她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化作一堆黄土。周围的村民告诉她，一个月前，他们闻到一股臭味，发现是一个烧了一半的男尸，旁边还残留着半只袜子。后来，老乡就地挖了个坑，将尸体埋了。“当时，我都傻了，双腿发软，站都站不稳。”说话间，杨丽的声音几度哽咽，泣不成声。她说，父亲的死，让她心力交瘁，眼下，她希望能尽快除去心里的阴影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

“把她杀了都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”杨勇的死，最伤心的莫过于78岁高龄的杨父。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，老人老泪纵横。他说，平日里，杨勇和朱小兰争吵不断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杀死儿子的凶手，竟然是自己的儿媳。杨勇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夜不能寐，总觉得有坏人要破门而入，他常常半夜起来，用铁桶将房门堵死。天府早报

为收养弃婴过生日 七旬翁甘做盗贼

10年前，杨贵生收养弃婴。10年后，为给孩子过一个像样的生日，他以身试法，成为阶下囚。服刑后，湖北省沙洋监狱局副局长段晓东为他的“心愿”奔波在《武汉晚报》、武汉电台少儿故事广播电台、武汉市团委等媒体和政府部门间，为杨贵生和他的养孙女续写“爱心奇缘”。

惊现弃婴

1996年11月21日，武汉市江汉区长青街水果批发市场一处简陋的出租房里，杨贵生6点多钟就起床了。天很冷，远处铺上一层白霜，家門口不远处废品站，正围着八九个人。出于好奇，菜也没买，他径直走入人群中。

废品站旁有一只纸箱，一名弃婴正装在里面。弃婴像是刚从医院出生不久，身上没有一件衣服，脐带周围包着一两层纱布，渗出的血迹将纱布和周边的卫生纸染成红色。尽管时间不久，但孩子显然已经休克了，嘴唇青紫，皮肤苍白，没有哭喊。“这孩子父母太狠心了，刚出生就用了。”“孩子已经‘死’了(休克)，心还没有死。”众人议论不已，觉得孩子无生还的可能，陆续走了。

“这太造孽了，不管怎样，我要试试。”众人走后，杨贵生端起纸箱，把孩子领回了家，家里只有他和50岁的老伴相依为命。老伴打来热水，调好水温，在脚盆上方罩了个塑料罩子。经过两个小时“催暖”，孩子渐渐恢复了知觉，中午时分，终于哭出了声。

哭声让老两口顿时喜悦

不已，杨贵生跑到商店，为孩子买来奶嘴奶瓶、奶粉、蜂蜜。周围的街坊得知消息，也纷纷送来一些衣服和营养品。在老两口的努力下，孩子终于活了过来。

一个月后，没什么文化的杨贵生却给孩子取了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杨奇缘。杨贵生想，既然命中注定我和这孩子有一段奇缘，我就要尽我的责任。当年杨贵生57岁，考虑年龄的原因，他让小奇缘喊自己爷爷。

温暖的家

未领养小奇缘前，杨贵生日子相对宽裕。那时的他是水果市场储运队长，承包了小型停车场，有3万多元的积蓄。孩子半岁时，杨贵生承包的停车场有两辆车被盜，让他损失很大，不久他也被单位辞退了。失去经济来源，更可怕的是，小奇缘两岁前经常发高烧，一烧就是38℃以上，这期间，他带着养孙女辗转在武汉三镇各大医院为孩子奔波、治病。烧渐渐退去，令杨贵生忧愁的是，孩子还患了顽固性的皮肤病，冬天身上往往起厚厚的痂，到春天容易化脓。

杨贵生过得并不轻松，既然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，他就要负责到底。为此，他四处求医，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治疗，孩子病情趋于稳定，但杨贵生却花光了积蓄，还落下了几千元的债务。

境况愈下，周围的“好心人”不断埋怨起杨贵生。“孩子父母都不要她，你却发善心，落个什么好？”“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吧，万一有一天孩子不在了，孩子也好有人照料……”

众人的劝说不是没有道

理，杨贵生心里琢磨，万一自己有一天真不在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但杨贵生却从未想给小奇缘找她的生父母。他想，他们既然这么狠心，生下就不要她，再找他们也不会认的。思来想去，他打定主意，为小奇缘找一个能抚养她读书上学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的家庭。

小奇缘3岁时，杨贵生开始着手准备，四处委托街坊邻居为孩子找“家”。在熟人联络下，先后有两户人家走进杨贵生的视野。开始来的是一对夫妇，他们是罗田县人，在武汉市务工，由于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他们想领养一个孩子。摸清对方底细后，杨贵生打消了念头，主要是对方家境也不好，男主人还爱赌博。

第二位是黄冈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，家境条件倒是可以。来时他甩给杨贵生2000元，说这是酬谢费。杨贵生当面拒绝，说只希望和养孙女照一张合影。可就在对方准备领走孩子的前一天，杨贵生听熟人“告密”，这位司机也爱吃喝玩乐。闻讯后，杨贵生果断终止了托付行为。

两次的托付均以失败告终，给孩子找一个温暖的家的愿望也化为泡影，杨贵生心情一度很抑郁。领养事件也在小奇缘心中植入非常敏感的种子，幼小的她似乎很早就懂得人情世故。有一次，见到一位陌生人来到家中，4岁的小奇缘突然把杨贵生衣角拉住，哭着说：“缘缘只想跟着爷爷，缘缘哪也不去，爷爷不把我丢了好不好？”听着养孙女的哀求，杨贵生热泪盈眶，他一把抱起小奇缘：“奇缘，你是爷爷的心肝宝贝，爷爷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！”

教育奇缘

最艰难的是过日子，问题叠着问题。小奇缘4岁时，杨贵生的老伴去了珠海女儿家(老伴与她前夫所生)，杨贵生作出决定，带着养孙女到扬州的一个老乡那里打工，每天为十几个民工做饭，月薪400元。

可好景不长，9个月后，杨贵生的老乡家里来了一位亲戚，当时没有什么事做，只好把杨贵生辞掉了。无奈之下，杨贵生只好来到黄陂区罗汉寺的老家，靠着亲朋好友的接济过了一段最艰难的生活。

生活的艰辛超出了杨贵生的想象。有一次，趁他睡觉，小奇缘将他身上仅有的5元钱偷走买了糖吃。醒后，杨贵生发现钱不见了，问养孙女：“你拿钱没有？”小奇缘回答说：“没有，爷爷。”

见养孙女撒谎，杨贵生一阵气恼，随手拿起了小棍子，照着小奇缘的屁股就打，“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撒谎呀！”挨打后，小奇缘啼哭不止：“爷爷，我肚子实在太饿了，我向您保证，以后再不撒谎了。”这是杨贵生第一次打孩子，打完后，爷孙俩抱头痛哭，杨贵生说：“奇缘，听爷爷说，小孩子从小偷摸，长大后就难改，要犯法坐牢的呀！”

靠接济不是长久之计，何况孩子到了人学年龄，她必须带书。2001年，杨贵生再次带着小奇缘来到江汉区水果批发市场。靠着姐姐支援的1000元钱，杨贵生买了一个小三轮车，边做水果生意边供孩子上学。

以身试法

2002年，小奇缘还不到6

岁，杨贵生就送养孙女上学，令他欣慰的是，小奇缘非常聪明，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茅，年年被评为优秀学生。小奇缘10岁时，杨贵生租的小房内已贴了8张奖状。为了奖励养孙女，杨贵生咬着牙为孩子买了一台彩电，每天小奇缘放学做完作业后，就可以开心看电视节目了。

转眼小奇缘就到10岁了，杨贵生生出许多感慨：10年里，他带孩子辗转奔波，至今没给养孙女过一个像样的生日，如今孩子快10岁了，他很想她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。但客观条件却限制他的想法：小本水果生意微薄，除去房租费、日常开支和孩子的学习费用，家里已没有钱支付这笔“奢侈”的开支了。

尽管这样，杨贵生的心思却并未消退，他打听到，水果市场周围不少人将偷盗的物品拿到这里交易，从中牟取暴利。想到有这样的“捷径”，杨贵生决定赌一把，侥幸的他将当年教育孩子的话全抛到了脑后，一心想快点发财。

经打听，他找到了一个盗窃团伙，主动要求参加，对方见他是个快70岁的老头，显得很不好意思：“你偷也偷不到，跑也跑不动，还是省省心吧！”“我可以给你们放哨呀！”杨贵生说。几次来回游说，对方同意了杨贵生的请求。

法网恢恢。2006年8月4日，就在这伙盗窃犯准备再次行窃的时候，江汉区民警快速出击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2007年元月，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杨贵生因盗窃罪判刑两年。站在铁窗内，杨贵生痛哭流涕：“我是鬼迷心窍了，还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小奇缘呀！”

爱心接力

2007年2月14日，杨贵生被投到荷花垸监狱服刑。入监初期，他无心改造，多次向心理咨询中心民警反映他的困难，请求监狱帮助他的养孙女解决户口、上学等问题。

杨贵生的境遇也引起了局领导和监狱党委的重视。副局长段晓东获悉情况后，专程与荷花垸监狱副政委陈琳一道赶到武汉，请武汉电台少儿故事广播电台来到监狱，为杨贵生补上他的心愿——为养孙女过一个美好的生日。同时，在《武汉晚报》、武汉市团委、武汉市青基会、武汉市青教办等媒体和政府帮助下，小奇缘的户口、上学费用问题也得到解决，一位好心人还承诺资助小奇缘读书直至高中毕业。

2007年12月21日晚6时许，杨贵生迟到的心愿终于实现。这一天，武汉电台少儿故事广播电台把他的老伴和养孙女杨奇缘请到演播室，通过空中电波，让杨贵生为养孙女过生日。

“爷爷，我现在一切都好，希望您安心改造，我和奶奶等着您回来。”“缘缘，是好心人再次为我们续写了奇缘，你再次要努力学习，将来报答社会……”

悠扬的生日歌声在空中飘荡，声声倾诉传递着思念与祝福。特别的“爱心奇缘”让杨贵生收获着非同一般的体验。“任何好心的举动都不能以违法为代价。”这是杨贵生在接受采访时的最后一句话。

音调不大，却让记者由衷地欣慰。因为善举不能违法，再美好的情感也应法律框架之内。《法律与生活》